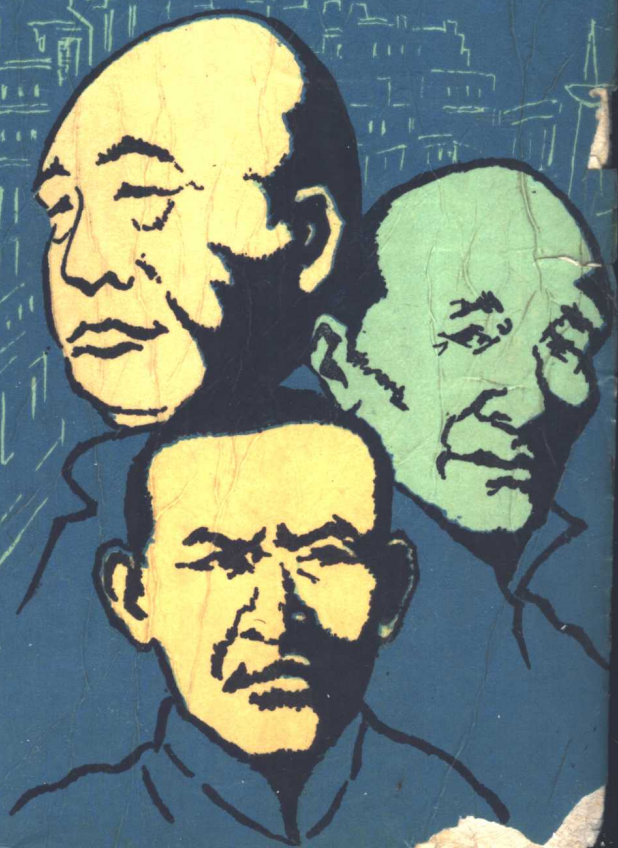


青帮大亨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外传

傅湘源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长赋 刘剑 张晓彬
插图：陈亦逊

青 帮 大 亨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外传
傅 湘 源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三河县南杨庄装订厂装订

★
1987年2月第一版·1987年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125 字数：400千字
印数：1—122,000册
统一书号：11224·234 定价：3.50 元

序 言

本书作者镇海傅湘源先生，早岁经商沪渎，现年已古稀。历经坎坷，忧患余生，往事堪悲。晚年发愤写作，所著《青帮大亨》乃记述解放前上海地痞流氓，在帝国主义及反动统治恶势力庇护下，为虎作伥，欺凌、鱼肉人民的罪行。

先生阅世既深，见闻自广，所述均有依据，纯系事实。内容丰富，通俗生动，可读性强。燃犀烛怪，莫可遁形，口诛笔伐，道人所不道，确是一部令人喜读的史话。

《青帮大亨》涉及较为广泛。一个世纪以还，几经沧桑世局，人事代谢，其间善良邪恶，是非功过，留迹尘寰，不因时过境迁风云变幻而随之消失。作者慎重将事如实记述，执言求详，叙事唯真，秉笔直书，彰善瘅恶，知无隐言，庶几问心无愧。由是想见先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之态度，爱憎分明，磊落胸襟之精神。

多年来先生心织笔耕，矢志著述，夙愿终酬，大作问世，以广流传；俾读者从而回顾过去，对比现在，更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同心同德，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

先生为余故交，相知至深。今志梗概，阐明作者之夙志。是为序。

徐康懋

一九八二年四月四日

前 言

《青帮大亨》是一部章回体长篇叙事通俗史话。内容以叙述旧上海三个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为主，并兼记一八四〇至一九四〇年上海百年间地方和社会的轶事。

《青帮大亨》每回所记之轶事，均以作者的见闻和当时主事者的回忆口述为依据，并考证有关文字史料，特别是《邑庙札记》，力求做到持之有据，真实可靠。在叙事中，力求做到直笔无隐，功罪昭然，保持历史的本来面貌。

《青帮大亨》初稿完成于一九六五年春。在“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该稿本一无幸存。当时，青白失实，是非难辨。“幸漏网已成辙涸鲋”，余年事既老，体又致残。一九八〇年初，虽欲重写这部《青帮大亨》，以完成余十余年的夙愿，但是受箭之鸟，张翼不能，年运消徂，攀援无托。幸余女儿将余接到贵州，一方面调养残躯，一方面重行续写，至今得能把《青帮大亨》续写完成。并蒙中国南方图书印刷公司改编，几经修改，最后定稿，共计五十五回目。得了余之夙愿。

《青帮大亨》重撰完成，得能付梓问世，为冤者呼，为死者鸣，为善者扬，为恶者挞，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揭露封建官僚的腐败和地方流氓危害人民

的种种罪恶，让下一代人了解过去“人吃人”旧社会的万恶，勉励后世，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四化”，余为此而额手称庆，纵赴九泉而瞑目矣！

傅 湘 源

一九八二年

第一回

段葆青异宝失窃 黄炳泉查根寻径

话说清朝政府腐败无能，被列强用鸦片和炮舰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上海被划为通商口岸之一。英、法、美殖民者如同饿狼一般扑进上海，划界掠地，辟为“租界”，设公司，办洋行，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吮吸中国人民的鲜血，把个上海弄得乌烟瘴气，满地疮痍。在殖民者的扶植下，一批魑魅魍魉应运而生，一群人间妖怪破门出笼。本书专表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辈。欲知他们如何发迹，如何为害于人，且听在下逐一详细道来。

且说江苏有个苏州城，其风景和园林之美，甲冠全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此话确是名不虚传。苏州城外有灵岩、天平和虎丘等名山；城内有玄妙观、拙政园、狮子林等园林，还有名闻中外的西园古刹等，加上街巷房屋，层层绿树成荫，使人确有人间仙境的感觉。

这苏州城里有条十全街，十全街有幢古式大宅院。宅主段葆青，据说是明朝后期一个宰相的后代，一生性情孤僻，爱好古玩。因他祖传有遗产，城外有地亩，城内有店肆，得以坐享荣华富贵，无匮锦衣玉食。他还结交官府，与苏州府尹称兄道弟，平起平坐。他宅内有一密室，门枢甚固，连他同枕发妻也不准进入。室内秘藏很多世上稀有珠玉古玩，名人书画。他本人一年也不过进入几次，玩赏一番而已。他每次进入密室时，都要把门反锁起来。

段葆青秘藏的珠玉古玩，有三件是价值连城的至宝。一件是

碧玉如意，一件是彩绿翡翠如来佛，这两件玉器系明代名玉工尚九郎手碾；还有一件是荆轲刺秦王立轴，据说是元代名画家兼书法家赵孟頫手笔。这些奇珍异宝，都是段葆青父祖遗传下来的。他接过父传的遗物将近三十年，堪称“绍祖先，兢兢业业，守遗产，小心翼翼。”对任何人从不露口。

有一天，这个段葆青启锁到秘室内观赏珍藏古玩时，突然发现室内单单不见了这三件珍宝。这一下怎不叫段葆青惊慌失措，魂飞魄散呢！原来这间密室的门户结构是十分复杂的。密室的钥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段葆青天天系在腰间，密室的门和壁室的门，也并非打开锁后便能开启的，还必须拨准密码才能打得开，而这些密码，只有段葆青自己知道。现在“门不启锁，墙不穿穴”，壁室内依然封闭如故，这三件珍宝却不翼而飞了。直急得段葆青活象热锅上的蚂蚁，手足无措，团团打转。惊魂甫定，欲想向衙门前去报失，但顾虑到家内还有其他珍藏，恐怕宣扬出去，反而闹得满城风雨，如不向衙门报失，坐看盗窃者平安无事，逍遥法外，又如何对得起宗祖？独思再三，才向吴县衙门备案报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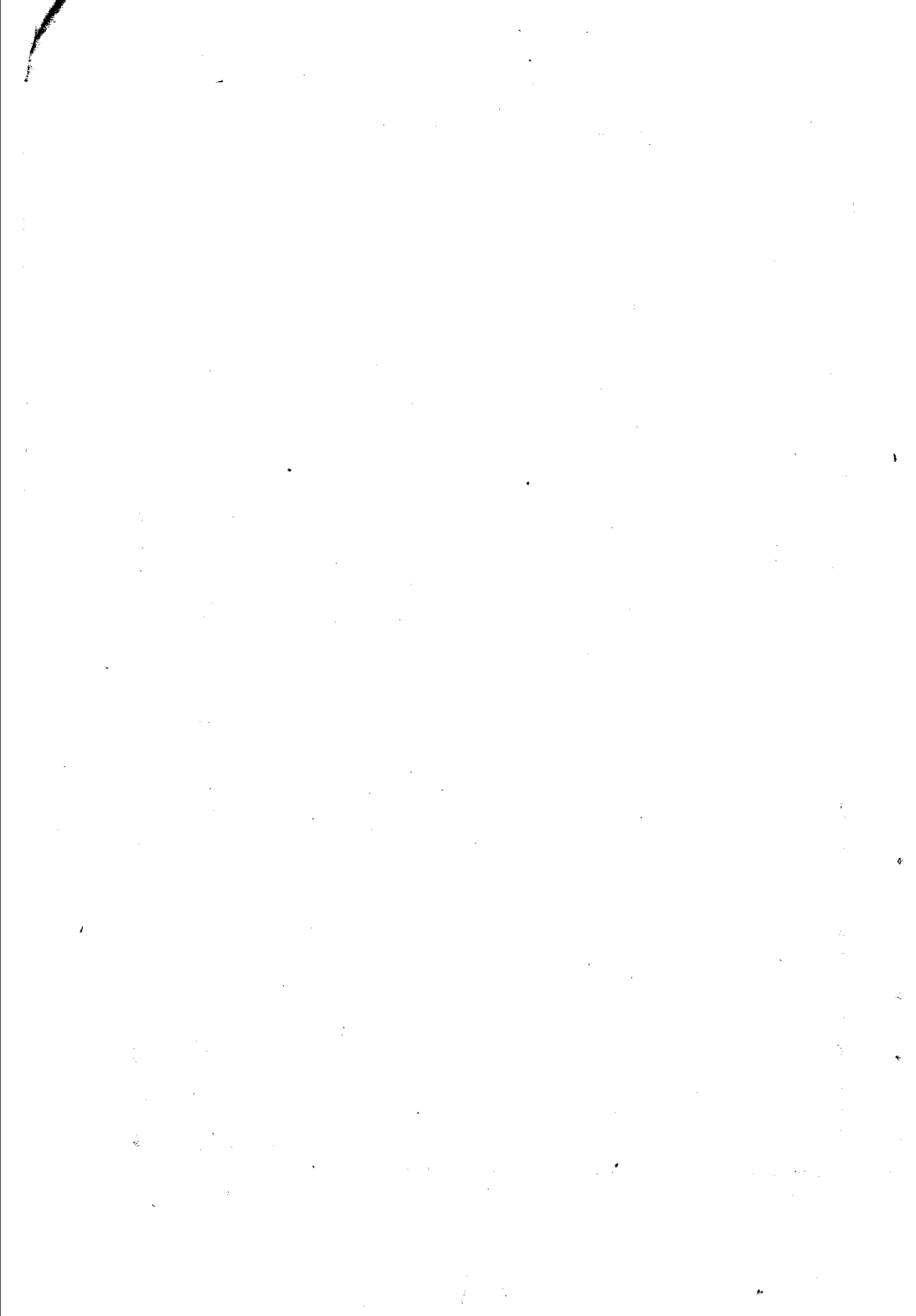
段葆青一经在县衙报了失物，不管破案与否，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先要用银子来铺路。这是那时的规矩。段葆青虽是有财有势的富绅，也不能不铺这条路。银子铺了路，上面派缉捕班头洪锦方办理此案。洪锦方带领一班捕快，免不了来个就地踏勘。这班捕快不来便罢，一经来到密室，正不出段葆青所料，他们看到各种珍宝古玩，琳琅满目，光辉灿烂，早已心痒难搔，免不了顺手牵羊；又假意儿察看了门窗壁落，户牖院庭，却寻找不出一些蛛丝马迹。这班捕快几次到室内踏勘察视，又在茶坊酒肆中随口宣扬，段葆青家里秘藏珍宝的事儿，早已播传得声闻满城，再加辗转扩大，直说得段家富盖王侯，财逾石崇了。

段葆青失窃将近一月，捕快们在城内城外明查暗访，没有查访到任何迹象，却把段葆青使用的铺路钱花用殆尽。既缉捕不到



段葆青异宝失窃

黄炳泉查根寻径



窃贼，段葆青岂容洪锦方等人白花他的钱！他派人把洪锦方叫到跟前，着实训斥了一顿，声称如不在限期内破案，定要向府台衙门告发，那时就要革他们的职。急得洪锦方跪在地上磕头不迭，喏喏连声而退。洪锦方回到班房，召集捕快和眼线等人，也对他们着实教训了一顿。

缉捕班头洪锦方在吴县刑事班房厮混了将近三十年，从来没有遇到这样毫无线索的奇案。县太爷陶民金也知道段葆青不是好惹的，如若破不了这件盗窃案，自己头上这顶乌纱帽也保不住。因此，把洪锦方叫到大堂下，限他半月为期，务要人赃俱获，否则撤职究办，决不宽容。

洪锦方吃了这么些年的衙门饭，深深懂得那些有财有势、富门豪室的事是最难经办的，是不容稍有疏忽的。目前这宗失窃案不但眉目全无，而且限期临近，确感束手无策。他与捕快、眼线化装察访城里城外、集市街巷，调查当铺押肆簿籍和所有古玩商店的进出账册，遍访段葆青住宅周围的住户，查询段宅男仆女佣的来龙去脉，依然毫无结果，杳无影踪。就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刻，忽然从天降下一颗救星来。

话说浙江余姚县有位县太爷名叫吕道政。他去南京公干后，在返回余姚途中，想起吴县县太爷陶民金是自己同寅弟兄，如今道过姑苏城，机会难得，于是进城前去拜访，一来畅叙同寅弟兄久别之情，二来借机观赏姑苏地方园林风光。进得县衙门，见过陶民金，东道主当然要设宴招待。酒饭以后，陶民金忧心忡忡地谈起段葆青家宅失窃之事，向吕道政道：“失主段葆青曾立有书据，如能人赃俱获，愿出三千两银子作为赏格。无奈缉捕人等想方设法追迫缉查，迄未查出丝毫线索来。因为这个段葆青与本府台大人缪桂云有世谊之交，万一他去上控，小弟的前程势难保全，因此日夜忧虑，愁思难解。”吕道政听了陶民金的一番话，因谊关同寅弟兄，看到他目前的处境，怎不寄予同情呢？彼此相对唏嘘，快快回到寓所。

次日，吕道政又去会见陶民金。适值陶民金在大堂上对缉捕班头训话，见到通报，就邀请吕道政同坐大堂，共参此事。吕道政的两个随从站在身后，一个是职掌文牒的，名叫陈君藩；一个是刑事班头，名叫黄炳泉。这个黄炳泉，年纪三十五、六岁，生得器宇轩昂，已在余姚县刑事班房厮混了将近十年。因为他为人机警，独有巧思，办案利落，当机立断，甚为上面所邀宠，由捕快、眼线升为班头。他经常跟随吕道政，决狱断罪，间无讹讹，吕道政倚之若左右手，黄炳泉也感激吕道政的器重。刚才他听了案件的经过，若有所思，回到客房，就自告奋勇道：“两位太爷为此案未获贼赃而愁思万千，小人愿协助本县洪班头共破此案，未悉太爷能否邀准？”吕道政听罢，猛然省悟，就起身移步来见陶民金，把黄炳泉的侦探本领向陶民金大略介绍一番。陶民金自然同意，就将黄炳泉暂留吴县，协破此案。一旦破案，还有三千两银子的赏格，三三剩一，何乐而不为！

黄炳泉自愿参与吴县刑事班房共同侦破此案，洪锦方更是欢喜异常不提。单说黄炳泉领了委帖和腰牌，穿上缉捕吏役的衣服，邀同洪锦方，轻装简从，来到段葆青家里，见过段葆青，面呈衙门复查公文，叫段葆青开启密室，一同入内，并让段葆青把失窃的过程和密室的装置一一指点清楚，自己尽详摘记下来，门枢壁室，到处精心细察。两人在这密室内整整观察了一天，方离开段葆青家宅回到衙门，按照公门规章，消了号，换过便衣。黄炳泉来到客邸，见过吕道政，禀道：“启禀太爷，看上去破案消费时日。”吕道政安慰黄炳泉道：“你也不要心急，就在这里谨慎侦缉这一窃案。我无心在这里观赏园林风光，定于明日返回。至于你家的生活费用，我会给你安排，不需担心。此案如能侦出线索，不妨致函告我。”黄炳泉点头称“喏！”

黄炳泉次日又来到段宅，带回了两个在段家做佣多年，年纪又大的男仆女佣。这男仆女佣，来到吴县衙门，已是浑身发抖，待走到三班六房，直吓得魂飞天外，竟叫起苦来，跌倒在地，再

也不肯起来。黄炳泉使人扶入内室，端凳看茶，用好言慰抚道：“你俩不是坏人，不要害怕，我决不见罪于你们。今叫你们来此，不为别的，就是要询问询问你们主人家雇有几个佣人。你俩先喝口茶，再定一定神，慢慢对我详谈，千万别害怕。”在黄炳泉谆谆善诱下，这两人叙述了段家各个男仆女佣的姓名、年龄、籍贯、雇佣日期和介绍人的来龙去脉。黄炳泉又问道：“你家主人最近几年是否雇佣过临时短佣？”那个女佣思索了一会儿答道：“我想起，两年多前，小奶奶续生了一个小官人，因没有奶水，托宅后孙婆婆介绍一个冯姑姑来做奶妈。这个冯姑姑年纪约摸三十左右，面孔生得很标致，身材也长得很苗条。小奶奶的小孩到了一岁半断奶后，冯姑姑欲想辞回，因她做事利落，性情又温和，不但善于针线，而且处处讨人喜欢，老奶奶和小奶奶不让她辞回，叫她领管小官人和做做府里针线活。不料这个冯姑姑在不久前的一个晚上，突然急病死去了。死后丧殓费用，均由老爷付给，尸棺由冯姑姑亲属领去厝理。”黄炳泉又问冯姑姑死时的情况，她亲属的住址和面貌生相。那女佣答道：“冯姑姑死的日子我记不清楚了，死的时间是在晚上三更时分，双手捧腹叫苦，满地乱滚，头上的汗如雨下，不到片刻就痛绝死去。死后她的眼角和口鼻还滴出紫血哩！至于领回尸棺的亲属，我当时未曾亲见，据说是个中年妇女。”黄炳泉续问冯姑姑和那个孙婆婆是否走动过。那女佣答道：“孙婆婆为人鉴貌辨色，老于人情世故，说话又圆滑，府里老奶奶很喜欢她老人家。她每月来府一次或两次，来时爱与老奶奶聊家常，偶尔遇到冯姑姑，也相互点头问好。没看到她俩私自谈话和走动。”黄炳泉又问段家亲朋的情况，他俩也一一作了回答。如此问了整整一天，黄炳泉免不了备了公饭给两个仆佣充饥。到了傍晚时分，一方面嘱班房文吏整理提询纪录，一方面亲自陪送这两个仆佣回到段家，并再三叮嘱他们，此事不得与任何人诉说。

到了晚上，黄炳泉和洪锦方两人在班头公事房内，对日间询

问段家老仆佣的情况相互商榷，把询问纪录反复推敲，希望对段宅失窃案摸出一些蛛丝马迹来。如今在冯姑姑暴死的情由中，可以得出初步的线索，但在这方面还得进一步深入调查其真相。从案情迹象来看，这盗窃党伙不但其内部有严密的帮组织，而且在外面还有通风报信的情报网。如若操之过急，鲁莽行动，势必会打草惊蛇，甚至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那时不但难于破案，而且反成了捉鬼不着被鬼揶揄。黄、洪两个班头深入慎细商榷，不觉曦光入室，熬了一夜未眠。

黄炳泉于次日暗地派遣一名得力女捕快，化装乡妇模样，悄悄到了孙婆婆隔邻陈大娘家，把这个陈大娘叫到班房里。黄炳泉盘问平时与孙婆婆往来和接触的人物。陈大娘答道：“孙婆婆膝下无子女，平时串富门，走豪家，生活较为舒适。因为能说会道，邻居们对她都很尊敬。”黄炳泉就对陈大娘说道：“我们班房里派遣这个女公差，到你家和你暂住一段时期。倘若邻居们询问，你只说是乡下亲戚。至于她的日常生活费用，决不花你分文。如若有事叫你，你要随叫随到，帮同本班房办理公事，迨后当有奖励，但切不可向外传说，否则对你不利。”陈大娘连声“喏喏”，就偕化装的女捕快一同返家不提。

黄炳泉又暗派得力捕快，悄悄去打听冯姑姑暴死后成殓入棺抬棺木的人。并嘱这个捕快务要弄清这具棺木的去向，诚恐打草惊蛇，须要处处谨慎细密。捕快领命而去。黄炳泉又和洪锦方同去段家，对冯姑姑在段宅做奶妈时的情形，详细询问段葆青夫妇。段葆青的老妻道：“冯姑姑在给小孙儿喂奶时，很少来我的内房走动，待断奶以后，便常来走动了。她曾想辞退回家，我看她灵巧勤快，几次为我裁剪成衣，性情温和，待人接物很有礼貌，就坚留她再帮佣一个时期。生前我待她如同亲生闺女一般，谁知她突然得了急病死去，想不到她这般短命，至今我还很可怜她呢！”

黄炳泉进一步又问段葆青道：“你进出密室开锁时，冯姑姑

是否见过？”段葆青答道：“密室在内室内，只有我一人进出，连我老伴也不入内，冯姑姑更不会看到。”黄炳泉又问道：“我上次来察看密室时，看到你先开锁后拨密号，这密号倒拨、顺拨是很复杂的。难道你不会忘却吗？”段葆青随口答道：“我也谨恐忘却，故备有一张拨号顺序表，放在书房台子抽斗的隔层里。有时忘了，就拿此表对照开启。”黄炳泉道：“冯姑姑生前是否来过你的书房？”段葆青思索了一回，猛然省悟道：“记得大约一年前，有一次冯姑姑抱着小孙儿来敲我书房门，说有客人等在客厅里，要见我。当时我随手带上书房门匆忙就走了。”又问道：“你去客厅会客有多少时间，会罢客后，是否回到书房？”答道：“会客时间，大约两个小时左右，后又回到书房。”于是黄炳泉又请段葆青陪同来到书房察看台子抽斗和密室拨号表存放处，又把书房的门锁、窗户等处察看一番，便告辞出来，回县衙去了。

黄炳泉回到班房，正逢昨日派去寻找冯姑姑尸棺的捕快报告说，已找到抬棺的陈老三，他说冯姑姑的尸棺厝放在城外木镇镇宝庆寺边，我叫他带路去观看，但到了那里，尸棺却不见了，向附近民家打听，都说不知去向。

黄炳泉听了捕快的回报，心中思潮翻腾，种种疑问顿时涌上脑海。冯姑姑急病暴死，本来值得怀疑，尸棺厝了再迁，内中定有蹊跷。她既是孙婆婆推荐的，主要线索就通到孙婆婆身上。眼下如若惊动孙婆婆，难免要惊蛇入洞，侦破此案，更费周折……为了稳妥，黄炳泉暗地派人叫来了陈大娘，询问孙婆婆除了在段家走动外，平时还到哪家走动。陈大娘答道：“孙婆婆是个串朱门，走富户的路路通，除了进出段府外，还走三槐坊章府和乔阁庄沈府等大户。”又问道：“那孙婆婆家里除她本人外，还有什么亲戚来走动？”答道：“有一个年约四十左右的妇人，每月来一次或两月来一次，有时住上一两天。据孙婆婆自己说，这个来走动的妇人是她的过房女儿，衣服穿得很时新，好象有钱人家的

妇人。”黄炳泉接着又问道：“这个妇人你是否见过面？”陈大娘答道：“只见过一次面，是孙婆婆送她出门时偶然看到的。”于是黄炳泉谢过了陈大娘，并嘱其暗地里注意孙大娘的行动，莫露声色。说罢遂令其回家。

黄炳泉为了侦破此案，化装成一个有财势的人，穿上一身长袍和马褂，雇了一顶轿子，叫了一个年轻的小捕快扮作随身小使，一径来到三槐坊章府。这章府的主人，名叫百诚，家中很有钱财，在城里观前街开设一家银号和一片三开间门面的绸缎庄。有财便有势，章百诚也不例外。黄炳泉乘坐的轿子停在章府大门外，小使便向门房传话，要见贵府老爷。门人急忙入内通报，不多时章百诚亲自出来迎迓，直入客厅落坐。黄炳泉从身边掏出公文，交给章百诚一看。原来是吴县衙门的缉捕班头。过去有句谚语：“穷怕富，富怕官。”章百诚原是开银号和绸缎庄的富商，眼前见了公门官人，不由他不低头哈腰，一面打躬作揖，一面急忙邀请黄炳泉入书房待茶，随手把书房门关上，分宾主坐定。黄炳泉就开门见山对章百诚道：“章先生，我来贵府不为别的，就是询问贵府雇佣的男女仆佣是何人介绍来的，共有几人，乞道其详！”章百诚答道：“舍下男女仆佣共有八名，至于何人介绍而来，此事都由内眷主管，鄙人不知其详。请稍待坐，我叫拙荆前来告悉。”于是章百诚步出书房，不多时与其妻同来书房，三人坐定后，黄炳泉就问章妻道：“府上男仆女佣共有几人？何人介绍而来？帮佣年数多久？请详告我。”章妻答道：“男仆三人，女佣五人，帮佣年数久的已有十年以上，短的也有四五年，一般都是亲戚介绍来的。”又问道：“听说有个孙婆婆常来府上走动，她在走动期间，有没有介绍过男女仆佣？”答道：“那个孙婆婆大约每月来一次，在我家走动将近十年。大约二年前，曾介绍过一名男仆，名叫宝庆，在我家帮佣一年左右，后来他说有病，就自动辞佣了。”黄炳泉又问道：“你府上近年来可出过其他遗漏？”章百诚插口答道：“大约在十个月前，家里曾失窃

一些衣服什物。因为数不多，至今迄未向衙门备案报失。”黄炳泉叫章百诚开具失单，向吴县衙门报失，并叮嘱章百诚夫妇，对刚才讲的事要严守秘密。黄炳泉辞出章府，坐轿来到乔阁庄沈府，见过主人，照样询问一番。沈宅主人答道：“孙婆婆每一月或两月来我家走动一次，一年多以前介绍一个女佣来宅帮佣，没做几个月，她说身体吃不消，自己辞退去了。她名叫小云，年龄约二十五、六岁，不是本地口音。她辞佣后，曾来我宅两次，与我家女佣三媛很意合，听说三媛也曾去过她家走动。”于是黄炳泉又秘密传询了沈宅里一个多年帮佣的老妈子，所询情况基本相同。黄炳泉初步摸清了线索，就乘轿回返衙门。欲知黄炳泉如何侦破此案，且听下回分说。



第二回

破奇案人赃俱获 遣撤职落魄春申

却说黄炳泉化装改扮到章、沈两府调查有关盗窃案情，回得衙门，已是傍晚时分。洪锦方急忙前来趋问，黄炳泉就将到章、沈两府询问的记录递交洪锦方过目，并向洪略说询问情况，草草用罢晚饭，即回房歇息。谁知直到夜深人静，犹辗转床第，不能入睡，便起身来到洪锦方卧房。原来洪锦方躺在床上，正在观看黄炳泉交给他的询问记录，见黄炳泉推门进来，就起身迎坐，相互商讨。黄炳泉端出自己的想法，说道：“孙婆婆是此案的引线人，她家也是盗帮的联络点。沈宅女佣小云自动辞退后又来沈宅，曾与女佣三媛走动，而三媛也曾去过她家。因此要从小云和三媛这两个女人身上打开缺口。既然三媛到小云家去过，明日叫三媛指点小云家的住处，先派人把小云的行动暗地里监视起来，暂时不去缉捕她。至于在孙婆婆家走动的过房女儿，年纪较大，定是窝内的干将，也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带线者。这个盗帮老窝定有严密的组织，若能抓到孙婆婆的过房女儿，那时再说服小云，让小云给孙婆婆的过房女儿来个‘以毒攻毒’，攻破其一面，以后再来进行第二步计划。你看我的方案如何？”洪锦方点头称善。

两个缉捕班头正在商讨破案，突然听到敲门声，黄炳泉急起身开门，见是派到陈大娘家的女捕快，即叫她入室内同坐。这个女捕快回报道：“已打听到孙婆婆的过房女儿名叫翠花。孙婆婆出入家门时，瞻前顾后，行动鬼祟，有时徘徊门外，有时伫门盘桓，其中定有隐情。”黄炳泉听罢对女捕快道：“你再伏在陈大娘家里，务要集中注意力。若是翠花来到孙婆婆家，切勿让她脱